



東海凱歌

福建前線通訊報告集

東海凱歌

福建前線通訊報告集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• 1 9 5 9 •

封面設計：力 辛
插 图：姚 禾 黃 野 王 卉

东 海 凱 歌

福建前綫通訊報告集

*
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(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)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
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張12 插頁7 字数272千

195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(平裝)1—56,200冊

分类号：K259

统一书号：10104·205

定 价：(6) 1.20 元

序

1949年，祖國大陸解放，被全國人民所唾棄的蔣介石集團逃到台灣，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，一直利用金門、馬祖等我省沿海島嶼，對大陸進行種種的破壞和騷擾。於是，我們福建地區，就成了對敵鬥爭的前哨。

十年來，福建前線軍民，為了祖國大陸的安全，為了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，為了早日解放祖國的神聖領土，他們夜以繼日地守衛在海防前線，與敵人展开了英勇頑強的鬥爭。

在這漫長的歲月里，英雄的前線軍民，不知粉碎了敵人多少次武裝騷擾；不知捕獲了多少特務；不知擊傷了敵人多少飛機和兵艦。當我們還睡在夢鄉的時候，你可知道，在那寒氣逼人的海洋里還飄蕩着我們深入虎穴的偵察員；當我們還正在上課的時候，你可知道，云層上面還正在進行着激烈的空戰；當我們還正在愉快地勞動的時候，你可知道，前線上還瀰漫着濃密的硝煙。英雄的前線軍民，十年來就是這樣在战斗里生活，在生活里战斗；他們那忘我的战斗精神，軍民間的親密團結和相互支援，筑成了战斗的堅強堡壘。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光榮傳統，在這裡得到充分發揚。這就是我軍戰无不勝攻无不克的力量源泉。前線軍民，十年來在保衛海防、解放台灣鬥爭中，涌現出無數可歌可泣

的英雄人物，从这部“东海凱歌”里，我們強烈感受到，这些英雄人物，为了祖國，为了人民，为了同志，他們所表現的英雄气概和高尚品質是多么驚心动魄！尽管这些英雄人物，僅僅是千万个英雄中之一部分，但他們高尚的共產主義風格，和忘我犧牲的精神，已成为鼓舞我們勇往直前，建設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社會，堅決解放我國領土台、澎、金、馬的巨大力量！

現在國慶十周年將臨，編者以此書的出版，做為向建國十年大慶獻禮，其意義是十分重大的。

向鎮守在海防前線的三軍將士們致敬！

向英雄的福建人民致敬！

在對敵鬥爭中英勇犧牲的英雄們永垂不朽！

劉永生

1959年6月

目 次

序.....	刘秉生
东山島.....	王愿坚(1)
夜襲金門島.....	張 勐(17)
炮擊金門記.....	朱玉華(20)
頭頂青天足踏海洋的人們.....	劉白羽(23)
萬炮震金門.....	劉白羽(32)
炮轟鼠嶼.....	程 鵬(36)
烈火真金.....	李樹村(39)
不朽的共產主義戰士——王邦德.....	范 蓪(47)
一個秘密傷員.....	藍 田(52)
忘我的人.....	歐陽恢諸(58)
炮火中的電話兵.....	林蔭梧(64)
斗智.....	王傳洪(69)
海邊青松.....	盧如春、丁山、張俊濤、李伯夏(72)
踏平怒海萬頃浪.....	閻 吾(82)
海戰.....	華克毅(92)
海天蒼蒼.....	楊 峴(96)

兩個战友	林蔭梧(105)
不拿槍的海軍战士	陸其明(112)
战斗在机艙里	林蔭梧(116)
空中激战	李大年(119)
神鷹	海 天(124)
轉战在东海之濱	高教杰(131)
海島上的新战士	沈 揚(139)
前綫三軍英雄羣像	魏金枝(146)
艰苦和幸福	黃 予(154)

英雄島	刘白羽(158)
美麗的圓头	刘白羽(173)
馬江怒嘯	徐学增(180)
战斗的城市	李 力(189)
英雄島上的英雄們	徐学增(194)
前綫的一个人民公社	姚远方(204)
战斗中的廈大	吉 明(210)
前沿十姐妹	叶 峰(213)
英雄小八路	苏 茲(218)
前沿女战士	張賢華(224)
祝福您，前沿的媽媽	李秉明(235)
陈家十姑娘	苗鳳蒲(246)
海上勇士	黃 峯(256)
海島女兒洪秀機	周捷南(270)
郭 包	歐陽恢緒(281)
东山少年	馮健男(293)

- 前沿一民兵.....王丁(310)
女炮手.....何飛(317)
火線民兵.....林承璜(323)
仇恨的力量.....野丁(328)
咬断舌头的人.....江祖訓(332)
天罗地網.....郭稼(338)
人民的巨掌.....李力、胡立新、甘凌(343)
海上公安員.....張志民(347)
活捉蔣軍飛行員.....万溪、昌木(352)
- 觀察鏡中看蔣軍.....劉明月(355)
他們眼望着祖國大陸.....白艾(363)
怒海狂濤小舟還.....成一(367)
- 譜后記.....(371)

东 山 島

王 恩 坚

決 心

就在盛暑的7月里，东南海島的夜也是非常凉爽的，夾杂着咸味的海风，象被什么推着似的灌进小楼里来，帳子被吹起多高，壁上的地图被风灌得一鼓一鼓的。这样的环境，人只要一躺下就会馬上睡熟的。

但是团长游梅耀却沒有一絲懈意，他的心被剛到的一份“敵情通报”吸引着。这一带海防情况显然是緊張的：敌人在本島附近的海上襲击了一队漁船，抓去了几个漁民；最近敌机不断在这里低空偵察；敌舰在近海面活动；金門的敌人在調動。……这些，綜合分析起来，就是敌人企图襲擾我海防的迹象。他翻着通報，在重要的地方打上几个記号，伸手拔起桌上的蜡烛头，走到地图近前去：他需要进一步分析敌人可能的動向。

地图还很新，只是右下角的一块旧的厉害，那是一个紧靠大陆的海島，象一个剪得不很整齐的斜长五角星；在那上面歪歪地写着三个字：东山島。这就是游梅耀和他的团守卫的地方。游团长向这个島上各色各样的标记注视了一会，又开手掌，向台湾、金門方向量过去。

“报告！”机要員急促地走进来，遞給他一份电报。

这是海防指揮部拍來的急電：“……敵艦大小十余艘，自金門出動，有進犯東山模樣，命令你團……”

游团长点点头，又把东山到金门的距离量了一遍，蓦地回轉身，向值班參謀說：“通知前沿觀察所注意觀察，有情況馬上報告！”自己抓着电报走到桌前，他需要独个儿想想。按照敌人軍舰前进的速度計算，几个鉗头之后，一場战斗就要在他面前展开了。敌情虽然還沒有最后查明，但可以肯定，大小十余艘舰艇决不是小的偷襲，而在島上的部队并不是团的全部，这样的敌我对比，依据上級指示，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呢？这时，象一切指揮員下达决心的时候一样，錯綜复杂的情况一齐涌来了。他感到非常需要有人支持，要是有政治委員在有多好呵！但政委不在家，參謀長又在后方指揮所，現在，整个島的战斗要他一个人担起来。

他又一把抓起电报，清楚的字迹跃在紙上：“命令你團……”他久久盯着上級的指令，脑子里浮上了整个海防的面貌：祖国的海防綫就象一盤其大无比的机器，不管哪里动起来，整个海防就会全部动起来——都会来支持他的。这种对全局的信赖，使他获得了下达决心的支持。

“对，节节阻击，坚守主陣地，协同增援部队歼灭敌人！”他抓起笔来，起草給上級指揮員的电报。他报告了自己的作战方案，最后，他写道：“我們保証，坚守到明天！”在写这沉重的几句話时，他略略迟疑了一下，論坚守，他相信时间还会延长些，但海島作战的情况是复杂的，他宁愿把最坏的可能估計在內。

电报迅速发出去了，游团长果断地向參謀下达命令：

“通知各營立即起床，准备战斗！战斗发起之后，各部节节阻击，杀伤敌人，一定时机轉入既定的主陣地！”

“通知县政府，立即组织党、政机关和各企业部门干部，由八尺门渡口撤退！”

参谋把命令传达下去，游团长抓起耳机，亲自和八尺门渡口水兵连连长讲话。因为在他整个作战方案中，八尺门渡口有着特殊的意义。

“你是王连长吗？……立即准备船只，把政府人员渡过海去。八尺门的重要你是知道的，在任何情况下，要保住码头，保住船只！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！”

“是……”电话听筒里传来水兵连连长复诵命令的声音。

八 尺 門

八尺门是东山岛与大陆联系的主要渡口，名字叫做八尺门，实际上却是一道宽达数百米的海峡。四点多钟了，正是涨潮的时候，从大海面上吹来的风，被两块高地一夹，起劲地推着海浪，哗啦的响。渡口上，有的船只已经离岸，有的还在马达声里颤抖着，最后的一批政府人员已经上船了。

水兵连连长王德才急匆匆地走出村庄，向码头跑去，心里还在想着刚才电话里接到的命令。步兵团长亲自下达命令，这就说明任务是特别重要的，根据这个命令，他的连队必须担负起保卫码头和水上运输的水陆双重任务。他组织部队运输，自己则在码头与村庄之间这一里之隔的公路上来回检查，掌握情况。现在，他到码头去已是第三趟。夏天，天亮得早，东方海面上已经浮起日出之前的朝霞了。

正走着，突然听到一阵低沉的马达声，十七架敌机擦着山顶偷偷地掠过来，来的是那么突然，王德才刚抬起头来看时，飞机已经在码头上空兜起圈子了。王德才心里一惊：“不好，八成是

要炸碼头！”但敌机并没有象他預料的那样向碼头俯冲，却越飞越低，轉了两圈之后，为头的那架把翅膀一偏，屁股上撒出了一股白烟，接着后面的敌机也把同样的烟圈一串串地撒下来。风一吹，烟圈散开了，变成了一簇簇白点，白点越下降越清楚：是人。

直到这时，王德才才弄明白，敌人使用伞兵了。他嫌恶地吐了口唾沫，罵道：“他奶奶的，連看家的本事也使出来了！”連忙跑到碼头上。战士們都下船了，碼头上一个战斗人員也沒有，副連长带着几个軍械員、油料員也被这从未見过的东西驚呆了。王德才喊了声：“都跟我来！”一气跑到連守卫的仓库，拉出了四挺輕机枪，靠到碼头上面的圍牆根上，向正在降落的伞兵打起来。

王德才一面射击，一面打量着自己的处境：光禿禿的一条海岸上，唯一可以利用的地形就是这块破圍牆了，虽然孤立些，但却紧靠着碼头，而且那厚实的牆根，那斑剝的大石碑，都是很好的天然工事。前几天，因放置營建器材的需要，他还想把它拆掉呢。为了弄清是誰的地方，他曾亲自調查过，村里唯一上了年紀的林老爹告訴他，这是三百多年前，戚繼光打倭寇时筑的寨子，一百多年前本地农民林美園起义时，也修过它。不知怎的，王德才忽然想起林老爹說的那句話来：“別看它破烂了，老輩人說，当年日本鬼子从海上来，在这里死的一片一片的。”現在，美国鬼子亲自訓練的蔣軍伞兵从天上来，他又在这里打他們了。对这历史上的巧合，他感到十分快意，他平端着机枪，一梭子，又一梭子……。

正在降落的敌人，被这几挺机枪一打，降的已不象开始那样有秩序了，东一堆，西一簇，象下餃子似的零乱地落着。可以看

見，降落傘是五顏六色的，挂在白傘上的是人，都大背着槍，忙亂地拉着傘帶；花傘上挂着些不是人形的东西，似乎是重火器和彈藥。不少傘已經落地了，傘兵在七手八腳地解開傘，往山頭上跑；早到山頭的敵人已經開始射击了；還有一些降下來就不再動彈，大概在空中就被打死了，只有背後長長的白傘在被風吹得一飄一飄的。王德才竭力從這雜亂的傘群裡計算敵人的數量，當他思索出這伙敵人的全貌時，不由得暗暗吃驚了：擺在他面前的，足足有二百多個傘兵，降下的輕重火器也大大超過了一個步兵連的裝備，很明顯，敵人是想用這突然手段來搶占碼頭，封鎖渡口；而這些在兵力、火力上都占優勢的敵人扑過來，碼頭就危險了。

正在這時，副連長爬過來了，他一只胳膊負傷了，用另一只手握着伤口，急乎乎地說：“不行，敵人要搶碼頭，快想想辦法吧！”

王德才掏出刀子，挑開副連長的袖子，從牆外拉了塊降落傘布給他包好，說：“以我們的力量，歼滅這伙傘兵是有困難的，我決定集中力量守碼頭。船馬上回來了，你下去，把船上的战斗人員組織起來，一支放在海邊警衛船只，一支指定一排長帶過來，我們堅持到增援部隊……。”

話還沒完，“吭”一發六〇炮彈在圍牆上爆炸了，山頭上敵人二十多挺美式輕重兩用機槍、十多門六〇炮一齊向圍牆開火了。在甘蔗田邊上，在紅薯地里，穿着黃綠色衣服的傘兵象一大群青蛙，一跳一跳地窜過來。但卻並不正面攻圍牆，一路插向海邊，一路直扑后林村。“糟糕！”王德才用力把副連長推了一把，“快去執行，堵住敵人！”

王德才目送副連長爬下海崖，順眼望了望海面。往回返的船

只才走到中途，海面已經被敌人封鎖了，子彈、炮彈雨點似的往海面上打，冲起的浪花連船也看不清了，碰到礁石上、船舷上的子彈，迸起一串串的火星。“不行，船过不来了！”王德才痛苦地想道，“是不是該跳出陣地去搶救碼頭呢？……可是那样陣地就会丢了的……”他正在拿不定主意，忽然，走在头里的一只船迎着彈雨向岸上猛冲过来，它走的是那么快，以致連船上的號碼都看不清楚。那船在接近岸边的时候，并不直向碼頭，却迎着敌人的来路冲去。在船擋淺了之后，三个战士一齐跃进齐胸的水里，平端着冲锋枪，向敌人扑去。

枪声在海崖下面响起来。——襲击碼頭的敌人被擋住了。

听到海滩上自己人已經还手，王德才对海面就放心了，但向村庄的一路敌人却又使他担心起来。村庄是碼頭的依托，敌人占了，对他和步兵团的联络，对碼頭和渡海的威脅是很大的；但剛才急于运输政府人員，村里沒有留部队，而現在去支援村庄显然是来不及了。看着向村庄进攻的敌人越走越近，半里路，二百米，一百米……看看就要进庄子了。

正在这时，村头一群茅坑背后吐出了一陣白烟，枪声杂乱地响起来了，枪声里夾杂着喊声：“民兵同志們，打呀！”

向村子进攻的一队伞兵，被这突然的火力压在一片晒場上，象卸了車的稻草綑，横七豎八地倒了一片。对面山头上敌人驚惶地吹起号来，沒死的敌人又跑上山头了。

王德才完全被这意外的战斗吸住了，他目不轉睛地望着村子，似乎又看出那里是些什么人，只見村子里跑出一个战士，向碼頭走来，背后拖着一个白色的东西，走得很慢，直到走进小園子，王德才才認出是本連战士李玉来。

李玉来把背上的一个降落伞布包用力拖进了小屋子，往地上一摔，原来是俘擄的一个伞兵。李玉来指着俘虏向王德才說：“他从天上老远的飞到这里，抓到了他，他又不走了。嘿嘿，沒有这个伞他落不下来；可要沒有这个伞，也拖不动他哩。”

从李玉来口里，王德才才知道，村里留下帶班的十班副李文友和放哨的两个战士，領導了村里的十几个民兵，自動担负起了守卫村庄的任务，剛才打退敌人的冲鋒，就是他們干的，而且抓到了俘虏。他滿意地望了望李玉来，說：“現在有个俘虏是很重要的，你馬上把他送到三五〇高地团指揮所，交給边防团游团长。”

“是！”李玉来又要把俘虏“包”起来，那个俘虏却把长馬臉一揚叫起來：“你們的政策变了沒有？不杀我，我就跟你走！”声音簡直象哭。

“我們的政策沒有变——繳枪不杀，看你这熊样，美国人白白訓練了你这么多年！”李玉来把俘虏拉起来，抄起冲鋒枪，問連長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路过村庄时，告訴李文友，好好坚持，准备还有更大的战斗，我馬上派人去支援他！”王德才略略迟疑了一下，又說：“把情况报告团首长，伞兵被堵住了，碼头是我們的，村庄是我們的，海面也是我們的！”

釘住釘子

当敌人伞兵降落的时候，游团长剛剛接到前面的報告：敌人已經在正前方登陸了。对于前面的情况，他早已有了布置，但后面出現了伞兵，却是出乎他的意外的，这使他的团一开始就处于

腹背受敌的境地，他必須迅速做出正确的决定，来打破这似乎是危急的局面。这时，他十分需要知道渡口的情况，特別是当面敌人的具体情况，哪怕只是一点也好，但是前面的敌情一时无法查清，后面水兵連正在打伞兵，電話又中断了，情况到哪里去搞呢？

就在这时，王德才派人把俘虜送来了。从和俘虜談話里，游团长比較具体地了解了全部敌情：敌人共出动了四个主力团，两个突击大队，降下了两个中队的伞兵，共一万多人。并配属了二十多輛坦克，由蔣軍十九軍軍長指揮。俘虜還說：聽說還來了三个美国“軍事顧問”。

这情况和偵察報告大体是一致的。根据敌人的兵力、企图，比原来預想的更大的战斗已經摆在面前了。現在，在伞兵基本上阻住之后，他必須把主要力量放在二〇〇高地的坚守上，好抗拒敌人，让增援部队来歼灭他們。他略略思索了一下，就抓起他那心爱的小望远鏡向二〇〇高地走去。

二〇〇高地并不是全島最高的陣地，只是一个矮矮的光禿禿的山头，突出在全島中部一片山岭的最前面，直盯着前方四五里路的平地，仿佛是个其大无比的拳头，随时都要打到海面上去。二連在情况发生之后，就按既定的方案扼守在这里。

游团长站在二〇〇高地的制高点上，向前方望去。远处几个小山头上飄着硝烟，正面登陆的敌人正遭受到我部队的阻击，但从敌人的調動和火力情况来看，敌人并不多，似乎并不是敌人的主力。他想：“那么俘虜說的，敌人四个团的主力又在哪里，敌人为什么不把主力放在我們的正面陣地上？”这时，左侧又有低沉的馬达声傳來，——敌艦集中得那么多，显然又有一支大部队在登陆。游团长点点头，敌人的動向在他脑子里更清晰起来了。他沿

着交通沟往前走去，拐弯处立射工事里一个战士霍地转过身来，向他报告：“二连二排长葛朋芝报告，敌人在正前方一千五百公尺处调动，有准备进攻的模样！”报告词一字一句的，流利而且清楚。

游团长仔细地打量了这个年青的初级指挥员，在那张黑红的圆脸上，厚厚的嘴唇上，他看到了一股精明、坚强的神气。他很爱这个干部，也感谢这次刚开始不久的正规军事训练——才短短的一个月，他的战士已经变得正规而且严整；而且他在担任观察员的任务，也正是把刚刚学过的课目运用到实践上了。他满意地笑笑，温和地问：“在这里就是你的排吗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说，今天黄昏以前阵地是我们的还是敌人的？”

“阵地完全有把握守住！”葛朋芝把拳头捏得很紧，“刚才敌人向前面攻了一下，就撤下去了；我想，瞅机会还可以出敌一家伙！”他的手做了个撤出的势。

游团长摇了摇头说：“慢着，你说敌人攻了一下又缩回去了？”

“是！”

这时，游团长已经完全肯定自己的判断了。不正是这样么？敌人把次要部队攻我主阵地，一打之后就后撤了，他们要我军出击，而那时，左侧敌人的主力就会猛插我军侧背，去和他们的伞兵会师，包围我们。他严肃地说：“那么，你说为什么要你们守在这里呢？”

“为了阻击敌人！”

“不仅是这样。而是为了歼灭他们！——你们钉住了钉子，拖住敌人，让增援部队来歼灭他们！告诉你的战士们，我只要你